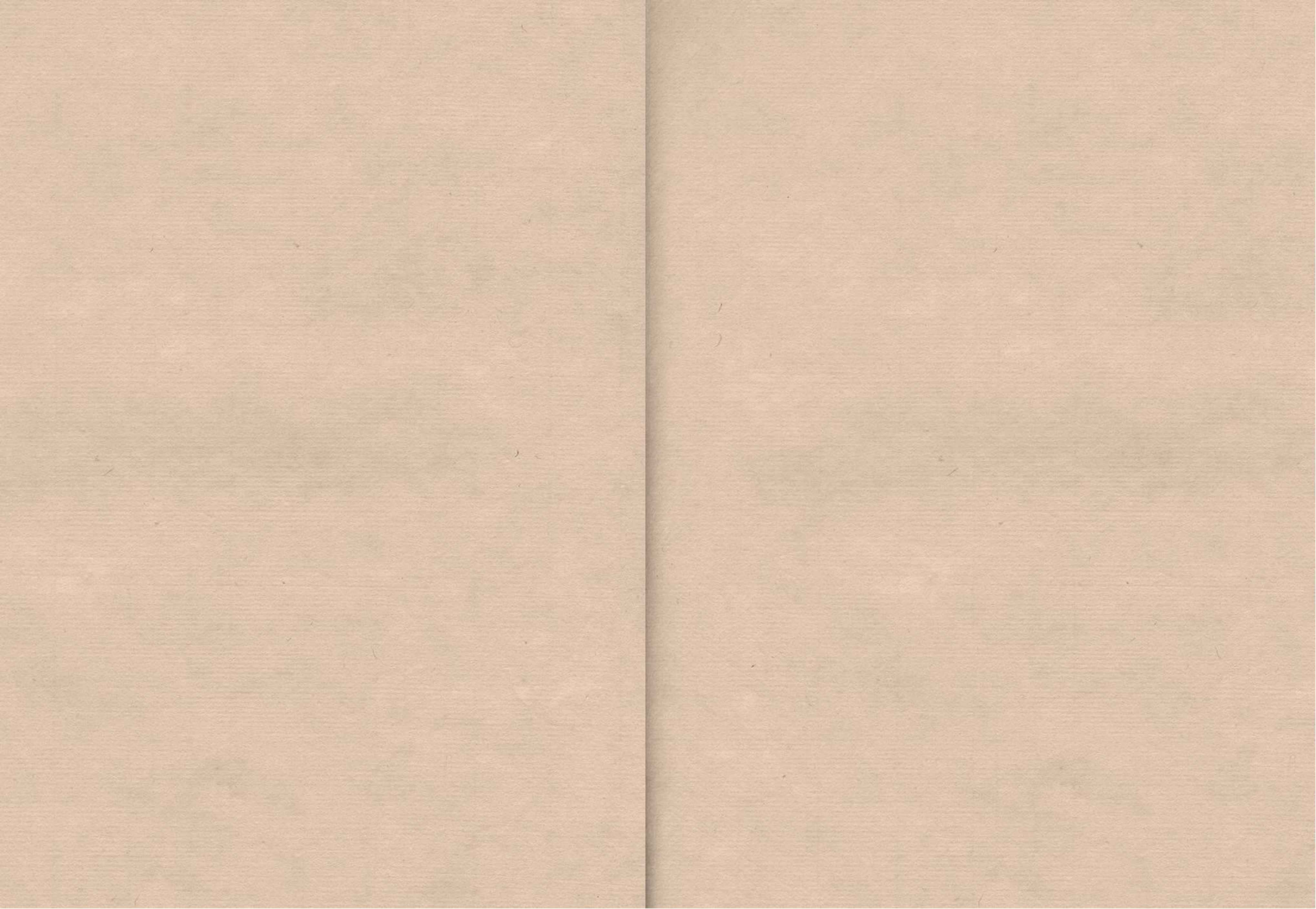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長編

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八

太宗皇帝紀二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丙寅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歲久儲蓄盈羨始命分之謂侍臣曰朕以涼德繼守鴻圖凡機務邊事皆奉行先帝成規不敢輒有改易然財貨充溢勢洎別置官吏使各專其職爾黃中尋出知昇州嘗察行府解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其價直數萬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上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汚法而害人矣賜錢二十萬黃中知昇州不得其月日據本傳在二年今附見于此徐度國紀載之二月庚子不知何據也上初即位以疆宇至遠吏負益衆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間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

為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千三百餘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右補闕石熙載試進士左贊善大夫俟陶等試諸科戶部郎中侯陟監之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上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賦韻平側相間依次用命翰林學士李昉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真籍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賜綠袍鞞笏錫宴開筵等上自為詩二章賜之唐時禮部放榜之後醵飲於曲江號曰聞喜宴五代多於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為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第一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兌選優等注擬初



資職事判司簿尉寵章殊異歷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

等辭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裝錢人二十萬興文數師武事此陳齊古錄賜進士實

在辛巳注官在三月戊子今併言之都下書或曰太祖之幸日實錄所載人甚與國史志不同今從本志西京也洛陽人張齊賢獻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

籍田選良吏懲奸謹刑十策太祖召見便坐問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策比日善太

祖怒令衛士曳出及還語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齊賢舉進

士上決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各適在數十人後上不悅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二十人悉與起除

蓋為齊賢故也此事據魏泰東軒記刪修亦云乙亥賜鄉貢進士孔世基同本科出身襄先聖之後也庚辰詔

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初江南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復稅

其什一然後給符聽其貨鬻商人旁緣為奸踰江涉淮頗紊國法轉運使樊若冰請禁之仍增所市之直以便民李煜舊

用鐵錢於民不便二月壬辰朔若冰請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並取以給官鑄諸州官

所貯銅錢數盡發以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糴交銅錢既不度江益以新錢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鑄為農器以

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且除銅錢度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鑄鐵錢為農器別本實錄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

自言其貧乙未詔賜錢三百萬煜雖貧張洎猶丐索之煜以類面器與洎洎意歉然時潘謹修掌煜記室洎疑謹修教煜



素與謹修善自是亦稍踈焉 戊戌詔京朝官出知節鎮者借紫知防團刺史州及通判並借緋罷日依舊 庚子 上改名昇詔除已改州縣職官及人名外舊各二字不須迴避

初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王繼勳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糟櫝貯其骨出弃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民甚苦之而不敢告 上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會有訐者亟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鞫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今今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乙卯斬繼勳於洛陽市并斬女僧八人洛陽民三輩皆為繼勳強市子女者長壽寺僧惠廣嘗與繼勳同食八肉 上令先折其脛然後斬之民皆稱快 三月香藥虛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權易局大出官庫香藥窳賈稍增其價許商人入金帛買之歲可得錢五十

五十八

十一

三

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有所泄 上然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貫自是歲有增羨卒至五十萬貫 戊寅命翰林學士李昉等編類書為一千卷小說為五百卷 初節度使得補子弟為軍中牙校因父兄財力率豪橫奢縱民間苦之洛下有十衙內尤放恣左驍衛上將軍太原田景咸子漢明其一也 上雅知其弊始即位即詔諸州府籍其名部送闕下至者凡百人癸未悉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餘五人老病不任事遣還 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隸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夏四月 甲寅契丹遣馮彊少卿耶律敵等來助葬 乙卯葬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于永昌陵 太祖嘗安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吏不知典故豈有為丞郎而判寺乎若言判寺自丞以下



至薄皆可判也何假別命官乎唐朝丞郎兼判他局者甚多或官高則言判某官事或官卑則言知某官事或未即真則言權知某官事或言檢校某官事唯太常卿尤為重任未聞可揔而判之必朝廷不以吾不才當言權知太常卿事可矣然近者贛儀判大理寺崔頌判國子監此蓋失之久矣宗諤因問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心不經心惟堂吏舉近例使押字爾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艱於選補後進者多不習故事由是臺省舊規漸成廢墜云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于契丹若贊善大夫穆彼副之仲甫至境上聞朝廷議興師伐北漢而北漢實倚契丹為援遂留未敢進飛奏於報有詔遣行既至契丹王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各將其多如進驍犬之材何可勝數

十八

六十一

四

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王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上嘗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吾命若更得如仲甫數人朕何患也已卯太祖神主于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庚辰詔修鳳翔府終南山北帝官宮

即張守真所築以祀神者也丁亥詔太子中舍陳鄂等同詳定玉篇切韻與本紀實錄不同恐志誤也今不取秋

七月初周太祖以中書舍人魚崇諒為翰林學士時崇諒母留陝州求解官歸養詔予長告辭日賜坐慰撫且資其母衣物甚厚告滿百日屢遣使存問之尋拜禮部侍郎復為學士詔書諭旨令奉母歸闕崇諒再表辭以母老病不願離本土優詔不允屬歲暮寒冽崇諒請歲末入朝許之未幾聞周祖喪乃奔赴京師世宗舉行前詔崇諒辭曰先帝許臣至春



末就職若因奔喪遽受命非禮也固請如前約及期崇諒將

母即路會世宗征高平崇諒未至陶穀間言曰崇諒宿留不

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就養陝州

訖 太祖朝不起 上雅聞其名欲召見之崇諒復辭以疾

上不奪其志丙子授崇諒兵部侍郎致仕崇諒北海人初

開七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程德玄往宿州

迎勞之 丁巳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圖故事每三年一令

天下貢地圖與版籍皆上尚書省國初以閏為限所以周知

山川之險易戶口之衆寡也實錄於此下即云時吳晉悉平

大誤也按地理志乃雍熙中事今削去會要亦同實錄 八月丙寅陳洪進入見於崇

德熙禮遇優渥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 上初即位以

少府監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為節度使保

寅素與普有隙事多為普所抑保寅心不能平手疏乞罷節

六十四 五

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深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號州

刺史許昌喬相見詠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右拾

遺李瀚瀚本往察之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

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

之權尊獎王室亦強幹弱枝之術也始唐及五代節鎮皆有

支郡 太祖平湖南始今潭朗等州直隸京長吏得自奏事

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隸京者興元之三泉是也戊辰 上

納瀚言詔邠寧涇原鄜坊延丹陝虢襄均房復鄧唐盧濮宋

毫鄆濟滄德曹單青淄兗浙貝冀滑衛鎮深趙定祁等州並

直屬京天下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按此時已盡罷節鎮所

七年五月辛亥又書詔以涇州直隸京 九月吳越王俶將

入朝先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壬辰詔戶部郎

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算 唐天佑中兵



亂寔之始令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又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 國初因漢制其輸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丁酉詔所

在悉用七十七為百每千錢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錢民先有藏蓄者米令送官官據銅給其直 上屬意戎事每朝罷即於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取伉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彊乃令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辛亥大閱 上與文武大臣從官等登臺而觀殿前都指揮使楊信初董其事 上以信病瘖不能言命

八十一

十六

十一

十一

天武左廂都指揮使崔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為進退之節每按旗指蹤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 上甚悅即遣中使密以金帶賜翰謂之曰此朕藩邸時所服者也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朝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隳紊故也楊信即楊義避 上名改焉丙辰 上始狩於近郊作詩賜群臣屬和 國子監主簿郭恕先決杖配隸登州禁錮恕先即忠恕也初責乾州司戶參軍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岐雍陝洛之間或踰月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人皆異之尤善畫得其畫者藏以為寶 上雅聞恕先名既即位召為國子監主簿賜資甚厚令於大學刊定歷代字書內侍押班竇神興嘗館之恕先美鬚髯一日忽盡拔去神興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爾神興大怒白 上以恕先無檢局放縱敗度 上稍踈焉恕先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且擅鬻鬮官物取其直上怒故及於禍恕先行至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拮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將改葬但得其衣衾蓋尸解云 冬十月辛酉命衛大將軍李崇矩為邕



貴潯橫欽賈等州都巡檢使未幾徙瓊崖僭萬麾下軍士咸  
憚於從行崇矩盡出器用金帛凡直數百萬分給之衆乃感  
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至洞穴撫諭以已財遺其酋長衆皆  
懷附在嶺表及海上凡四五年恬然不以炎荒嬰慮舊涉海  
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皆一日而度  
未嘗留滯從者亦皆無恙人謂崇矩純德之報云 十一月  
鎮安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党進出為忠武節度使進掌禁  
衛凡十二年嘗徵巡京師閭巷間有畜奇禽異獸者進或見  
必命左右取而放之罵曰買肉不供父母反飼禽獸乎 上  
時在晉邸有名鷹親吏養之甚謹進詰責將取放吏欲走白  
晉王進遽止且與之錢令市肉謂曰汝謹視此無使為它物  
所傷京師傳以為笑及鎮許下幕府吏小忤意必命左右批  
其頰其變詐暴皆此類也嘗為杜重威家奴重威子孫貧賤  
六十八  
進月分俸錢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十二月是歲靈州通遠  
軍界諸蕃族剽略官綱詔知靈州安守忠通遠軍使董遵誨  
討之遵誨部分將出諸蕃族大懼盡歸所剽略肉袒請罪遵  
誨即慰撫之自是各謹封略秋毫不敢犯上命遵誨兼領靈  
州路巡檢在通遠軍凡十四年 初南漢人取昭州偽政酷  
暴民不聊生周渭率鄉人六百踰嶺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  
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又為賊所襲渭倉  
黃北走不暇與其妻莫荃訣二子年幼留荃所荃少父母欲  
嫁之荃涕泣誓志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乃  
親績確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嫁凡二十六年於是渭為  
廣南諸州轉運副使使人訪求得之渭時已改娶欲復迎荃  
荃曰君既有室我不可復往且吾與婦孫居此久矣不宜舍  
去時人嘉歎為著莫節婦傳渭亦具奏詔特爵命之并其二



子皆賜以官南漢取昭州乃是冬北漢邊侯言晉潞邢洛  
鎮冀等州皆治戎器及攻城之具又轉漕芻粟北漢主甚恐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九

太宗皇帝紀三

太平興國三年春正月 己酉命翰林學士李昉等修太祖實錄直學士院湯悅等修江表事迹 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庫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多凡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二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帙稍備自梁氏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纒蔽風雨周廬微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即移於它所始能成之 上初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蓋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自經始至異時臨幸者再輪奕壯

五、七十一

麗甲于內庭 二月丙午朔詔賜名為崇文院西序啓便門

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南廊為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辛未 上幸

西綾錦院命近侍觀織室機杼還幸崇文院觀書恣親王宰相檢閱問難復召劉鋹李煜令縱觀 上謂煜曰聞卿在江

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盡醉而罷 以吳越王俶將至癸酉命四方館使梁

迥往淮西迎勞之 太平興國初詔以卒二萬五千人鑿池引金水河注之於是臨幸賜役卒人各千錢布一端遂名池

曰金明本紀云是月始開 三月己丑以吳越王俶將至遣

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 吳越王俶又先遣平江節度使孫承祐入奏事 上優禮之己巳即命承祐



護諸司供帳勞倣於近郊又命齊王廷美宴倣於迎春苑

己酉倣見於崇德殿寵賚甚厚即日賜宴於長春殿倣僚佐

崔仁冀黃夷簡等皆預坐 夏四月乙卯朔召華山道士真

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年百餘歲隱居于華潼谷中與

陳搏齊名搏亦真源人然少微志尚清潔專奉科儀搏嗜

酒放曠雖居室密迹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

等獻 上留數月遣還少微獻金丹巨勝等乃四年九已

知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

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

萬八千七百二十七己卯四月二日五占用幕僚 癸未以

陳洪進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洪進子前漳州刺史文顯

為房州刺史前順州刺史文頊為登州刺史尋復以平海節

度使副使文顯為通州團練使仍知泉州泉州衙內指揮使文

顥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文顯文頊除官在 五月乙酉朔

御乾元殿受朝德音放漳泉管內給復一年 初吳越王倣

將入朝盡輦其府寶而行分為五十進犀象錦綵金銀珠貝

茶綿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鉅萬計倣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

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 上遂留倣不遣凡三十餘進不

獲命會陳洪進納土倣恐懼乃藉其國兵甲獻之是日復上

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

名之制且求歸本道 上不許倣不知所為崔仁冀曰朝廷

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倣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

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爾倣

獨與仁冀決策是日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 上御乾

元殿受朝如冬正儀倣朝退將吏寮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

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



一萬五千三十六 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左  
贊善大夫侯陶著作佐郎崔繼宗檢閱兩浙諸州錢帛刑部  
郎中楊克讓充兩浙西南路轉運使宗正丞趙齊副之祠部  
郎中河南劉保勳充兩浙東北路轉運使右拾遺鄭驥副之  
右衛將軍太原侯贊按行兩浙諸州軍儲芻蕘糧廩左贊善  
大夫孟貽孫通判兩浙事旻初自淮南歸朝 上謂曰江淮  
之間輦運相繼實我倉庫鄉之功也旻曰唐正元中淮南歲  
輸米才十萬石今每歲輦運倍於正元 上曰知爾勤績將  
用為翰林學士盧多遜言杭州初復非旻不可治 上乃謂  
旻曰卿且為朕行即當召卿矣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  
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歛苛暴雜魚卵菜織悉收取牛  
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按吏人各持其簿列于庭  
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量為笞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  
五九十五

十九

二

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一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民苦其  
政旻既至悉條奏請蠲除之詔從其請 丁亥徙封錢俶為  
淮海國王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為淮南節度使奉  
國節度使惟治為鎮國節度使平江節度使孫承佑為泰寧  
節度使威武節度使沈承禮為安化節度使浙江西道鹽鐵副  
使崔仁冀為淮南節度副使此在戊 戊子德音赦  
兩浙管内諸州給復一年 六月 上注意治本深懲賊吏  
己巳詔自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乙卯以後京官幕職州縣官  
犯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所在不得放還已放還者有  
司不得叙用 詔廣南縣五百戶以下者止置主簿一員兼  
令尉事 秋七月 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  
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 壬辰贈太師吳王李煜卒  
上為輟朝三日 初鄭彥華之子文寶仕煜為校書郎歸朝不



復叙故官煜時在環衛文寶欲一見慮守者難之乃被裝荷笠為漁者既得入因說煜以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為它慮議者咨其忠 庚戌改明德門曰丹鳳門 八月上先詔權罷貢舉復恐場屋間有留滯者乃詔諸州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禮三傳學究外餘並以秋集禮部九月甲申朔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題為準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酉得諸科七十人並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禮部唯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 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依次用韻 冬十月 司農寺丞孔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 上召見問以孔子世嗣擢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辛酉詔免襲封文宣公家租稅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

十九

戶至是孔氏許于州州以聞 上特命免之 上初即位幸

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 先帝

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薛居正等聞 上言皆

喜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

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 晉內藏庫實錄不書按職官食貨志及會要等並云在此年十月因附見

其初 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已割

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

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

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

攻取爾會晏駕不果 王曾筆語云左藏北庫即封樁庫太示改名左藏北庫後改名內藏庫按內藏

庫實分左藏北庫為之非封樁庫也而封樁庫別改名景福

內庫并屬內藏疑王曾誤矣封樁庫但藏每歲國用羨餘之

數亦多得十數年間金帛遂如山乎金帛如山固當是左藏

北庫蓋儲備儲蓄並入左藏其北庫金帛山積也王曾云

儲備儲蓄未入封樁政錄誤清左藏北庫即為封樁庫爾又

涉未敏求東京記云國初置景福內庫太平興國三年改名



內藏相對有封樁庫景德四年賜名內藏西庫別有景福殿  
庫隸焉敏求以內藏庫即景福庫與國史不同或敏求誤所  
云封樁庫則是真宗時別以新衣庫為之者非王曾所記太  
祖時封樁庫也別有景福殿庫亦隸內藏既云別有又恐非  
太宗所改景福內庫矣然藏官志載內藏庫在銀臺門外又  
有西庫景福殿庫隸焉與敏求所記蓋同今但以食貨志為  
據更詳  
十一月 乙未親享太廟 丙申合祭天地于南

郊御州鳳樓大赦受冊尊號於乾元殿 國初以來南郊四  
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 上即位  
但以 宣祖 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 太祖升侑  
焉殿直王操獻南郊頌 上悅之召問曰汝在江南與誰等  
操曰與張洎同 上問洎今為何官左右對曰太子中允己  
酉即以操為太子中允 鹽鐵戶部度支三司所掌凡二十  
四案吏千餘人 上慮使副判官督察有所不及而商稅胄  
麴末鹽四按最為繁劇十二月丙辰各置推官命右贊善大  
夫張仲容等四人分領之諸案尋亦皆置推官或置巡官悉

以京朝官充 乾德中左補闕劉人宋琪為開封府推官  
上時尹京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多  
遊其門 上惡之白 太祖出琪知隴州移閬州 上即位  
由護國節度判官召赴闕程羽賈琰先自府邸攀附至顯要  
琪為所中久不得調丁巳 上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  
新乃授太子洗馬 乙丑幸講武臺觀飛仙軍人發機石射  
連弩 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午臘有司請備冬狩  
之禮 上從之因謂左右曰老子云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夏書曰外作禽荒為人上者不得不戒歷觀前代多惑於此  
而致喪敗朕今順時蒐狩為民除害非敢以為樂也 是冬  
諸州貢舉人並集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  
年乃置貢舉 初陳洪進納土 上即命其子文顯知泉州  
議擇能臣關掌州事殿中丞南頓喬維岳方居父喪詔起維



岳為通判維岳始至會仙遊莆田百丈草寇乘虛嘯聚十餘萬來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城燔府庫而遁維岳抗議以為朝廷任以綏遠之寄今惠澤未遍盜賊連結反欲屠城焚庫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時兩浙西南路轉運使楊克讓在福州遂率屯兵往救之圍既解監軍軍器庫副使王繼昇率精兵二百騎夜出追擊悉擒其魁首械送闕下草寇悉平承矩繼筠之子也

未知的在何時今附見是年之末

是歲初置文思院

本志在六年今從會要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

太宗皇帝紀四

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

上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

我必取之及議致討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我太祖

皆親征太原以當時兵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

近乎彬對曰世宗時史斌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

太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可

近也上曰我今舉兵必以為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

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決

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舉兵太原倚北戎之援堅壁不戰

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虜於鴈門關南盡驅其人民

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關土

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上曰今者事同而勢異

彼弱而我彊昔先帝破北虜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

日事也朕計決矣卿等勿復言乃先遣常參知諸州軍儲

赴太原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為北路都招討制置使河

陽節度使崔彥進攻其城東面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城南面

桂州觀察使曹翰城西面彰信節度使劉遇城北面遇以次

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翰欲與遇易地

自言我觀察使班宜在節度使下遇弟可翰必欲易之議久

不決上慮將帥不協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

不能當也翰始奉詔八作使郝守潘充西面壕寨都監馬

軍都虞候米信步軍都虞候田重進充行營馬步都指揮使

西上閤門使郭守文判四方館事順州團練使梁迥監其軍

信奚人重進幽州人也辛卯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為太

原石嶺關都部署西上閤門使田仁朗閤門祗候供奉官劉



緒按行太原城四面壕寨閱視攻城梯衝器用 癸巳以樞密直學士石熙載簽署院事仍賜宅一區簽署樞密院事自熙載始 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 上親授方略以遣之時劉錡及淮海王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錡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 上大笑賞賜其厚錡詼諧類此 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學生巴中張思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鍾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轉新創成於自然尤為精妙 巳酉命左屯衛上將軍張鐸為京城內外都巡檢 車駕將北征也 二月辛亥詔以此月內暫幸鎮州 丙辰命宰相沈倫為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從信副之 上初欲以齊王廷美掌

五十七

二十

二

留務開封府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 主上櫛風沐雨以申

弔伐王地勳親賢當表率扈從若堂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

是請行 甲子 車駕發京師 戊辰次澶州方渡河有

持手版衣綠邀 車駕者前驅斥之不退號呼道旁自言獻

封事 上令取視乃臨河主簿宋捷 上甚喜即以為將作

監丞 三月庚辰朔駐蹕于鎮州命鄧州刺史尹勳攻隆州

隆非古州北漢人依險築城以拒王師故先分兵圍之 郭

進言契丹數萬騎入寇大破之石嶺關南於是北漢援絕北漢主復遣

使間道齎書走契丹告急進捕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氣始

奪矣 夏四月壬戌 車駕發鎮州幸太原 甲子解暉等

攻隆州西頭供奉官袁繼忠武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均中

八創殺三百餘衆擒招討使李珣等六人以獻繼忠前護隰

州白壁關屯兵前後入北漢境破三寨擒偽將校二人得鎧



甲鞍馬牛羊生口數萬計近成間之懼無功受譴乃以誠告  
繼忠悉分虜獲使列奏焉繼忠太原人均開封人也 丙寅  
次側石頓作聞捷奏平隆州詩庚午 上至太原駐蹕于汾  
水之東 辛未幸城四面按視營壘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  
諭北漢主繼元傳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 壬申夜漏未  
盡 上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荆嗣率眾先登手刃  
數賊足貫雙箭手中破碎齒二 上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  
銀帶嗣罕儒兄孫也先是 上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劔  
舞皆能擲劔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  
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劔士示之數百人袒裼鼓譟揮  
刃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  
必令舞劔士前導各呈其技北漢人乘城望之破膽 上每  
躬擐甲冒蒙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諫者 上曰將士爭

二

三

効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聞之人百其勇皆冒死  
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陣於乘輿前躡甲交射矢集太  
原城上如蠅毛焉每詔給諸軍箭數百萬必頃刻而盡捕得  
生口云北漢主城中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隻凡得百餘  
萬隻聚而貯之 上笑曰此箭為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  
田欽祚在石嶺關恣為姦利諸不法事郭進不能禁止屢形  
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能  
堪癸酉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 上悼惜良久優賜  
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命冀州刺史牛思進為  
石嶺關部署思進無極人也有膂力常以彊弓絃於耳引手  
極前張之令滿又負壁立二力士撮其乳曳之不動軍中咸  
異焉 甲戌幸諸寨 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洞時李漢瓊  
率眾先登矢集其腦又中指傷甚猶力疾 上促召至幄殿



視其創傳以良藥 上欲親幸洞屋中勞士卒漢瑄泣曰晉

陽孤壘危若累卵諸將用命戰士賈勇矢石注洞屋如雨陛

下奈何以萬乘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 上乃止

丁丑幸西連城樓 五月己卯朔幸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

攻遲明陷羊馬城北漢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超出戰

禽之以獻斬於纛懸下既而北漢主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於

城外 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郭萬超來

降 萬超來降實錄在 壬午幸城南 上謂諸將曰翌日重

午當食於城中遂自草詔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

白雲如人狀 九國志云太宗駕至城下築連堤壅汾河灌

大恐自督眾負土塞之然實錄正史畧不載灌城事當考 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

奮怒爭棄城不可遏 上恐屠其城因麾眾少退城中人猶

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峯以病卧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以

興亡諭之北漢主乃夜漏上十刻遣安省使李勳上表納款

上喜即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入城撫諭夜漏未盡幸城

北宴從臣於城臺受其降甲申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

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召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自聞

車駕親臨即欲束身歸命致陛下鑿輿暴露尚敢以孤壘拒

戰蓋亡命卒墮死劫臣不得降耳 上令籍亡命者至悉斬

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

深可嘉也 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

二百二十兵三萬 國史云二命卒數百人選其巨害者斬之

今不取郭守文傳又云劉繼元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以拒

命守文討平之按九國志則繼文前死矣此蓋守文墓誌所

載國史因之 命劉保勳知太原府 乙酉赦河東管内常

赦所不原者並釋之諸州縣偽署職官等並令仍舊入戶兩

稅特與給復二年主師所不及處給復一年 分命常叅

分命常叅



官八人知忻代等州右贊善大夫臧丙知遼州秘書丞馬汝士知石州其後汝士與監軍不協一夕刺刃於腹而死丙上疏言汝士之死非自殺願按其狀上覽奏驚駭遽遣使鞫之召丙赴闕問狀丙曰汝士在牧守之任不聞有大罪何至自殺若寃死不明宿直者又不加謹責則自今書生不復能治邊郡矣上善其言丙大名入汝士其同年生也 毀太

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徙僧道士及民高貴者於西京七年一月又徙陽曲己丑以劉繼元為右衛上將軍彭城郡公辛卯宴劉繼元及其官屬繼元獻其宮人百餘人 上以分賜立功將校 丙申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門樓遣使分部徙居民於新并州盡焚其廬舍民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眾 丁酉廢隆州毀其城 丁未次鎮州初攻圍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之會劉繼元降人人有希賞意而 上

七百

二十一

五

將遂伐契丹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 上悅即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也兵時車載簿籍阻留在道兵房吏張質潛計數部分軍馬及得簿籍校

之悉無差謬質高唐人也王得已壁史云富鄭公常為予言幽州猶熱熾蘇門始於宋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不足盡信此餅餅蘇永熙竟趨幽薊卷甲而還卒如贊言鄭

公拜三數謂予曰武臣中蓋亦有人矣按趙昌言參政在雍熙四年距此凡九年得臣誤甚又按太平興國四年薛居正參政亦誤或呼延贊實有此言亦不可知然呼延贊此言為鐵騎指揮使白進趨實為殿帥崔翰為殿候所云無前部也姑存此故考 六月庚申 車駕北征發鎮州扈從六

軍有不即時至者 上怒欲置其於法馬步軍都軍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行邊陲本以胡虜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禮將士若舉後圖誰為陛下戮力乎 上嘉納之延溥晁之子



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地也募其民能為鄉導者日人  
人賜錢二千遣東西班指揮使浚儀孔守正等先趨岐溝關  
守正夜踰垣過鹿角臨斷橋說關使劉禹以大軍且至宜  
開門出降禹解懸橋邀守正入聽命守正烈撫軍民還詣行  
在所 丁卯 上躬擐甲胄率兵次岐溝關契丹東易州刺  
史劉禹以州降留兵千人守之東易州即岐溝關也後魏守  
入岐溝關說關使劉禹以城降不稱東易州實錄本紀並稱  
東易州不云岐溝關其詳一也 六月乙亥以八作副使  
延助知東易州而守正傳云詔募延助守關城召守正赴  
行在孟賈丹名岐溝關曰東易州可劉禹或作劉守正從守  
正傳然守正既入岐溝關即還報明白又與傳潛同趨涿州  
本傳乃云詔募延助守關城後守正始赴行在所蓋誤也延  
助守關城實六月二十八日上趾守正趨涿州凡九日豈守  
正既破涿州復來守關城至二十八日延助始代之乎然傳  
所載亦頗倒失 東西班指揮使衡水傅潛與孔守正先至  
涿州擊虜敗之生擒五百餘人 戊辰 上次涿州判官劉  
原德以城降命供奉官張懷訓領其兵 己巳次鹽溝頓民

二十一

六

有得契丹之馬來獻賜以束帛 庚午遲明次幽州城南駐  
蹕於寶光寺契丹萬餘衆屯城北 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

餘級餘黨遁去契丹傳乃會要云契丹間王師至皆不敢居  
城中若不敵居城中又何埃攻圍也今此從

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定國節度使宋溼南面河陽節

度使津唐進北而彰信節度使 玄喆西面命宣徽南院使潘

美知幽州行府事 秋七月 癸未幸城西北隅督諸將攻

城初命諸將攻城桂州觀察使曹翰與洮州觀察使米信率

兵屯城之東南隅以備非常軍士掘土得蟹以獻翰謂

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虜救將至之

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 甲申 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

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 車駕夕發

命諸將整軍徐還江休復雜志 太皇自并幸幽乘虜無備  
虜至方獵道歸牙帳議棄燕薊以兵守於

亭北虜口而巳于越時為舍利郎君虜中親近無職事呼為  
舍利郎君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方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



率物道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官軍南席卷而北又先以弱兵五千守幽州望風遁去我師過之不得去遂聖守天我

已得之矣遂不甚爭利今附見當考也 乙酉次涿州丙戌次金臺驛內供奉官閻承翰馳奏大軍不整南嚮而潰 上

令殿前都虞候崔翰將衛兵千餘人止之翰請單騎徑往至則諭以方略眾遂定及命不戮一人 上甚嘉之翰真定人也

庚寅命崔翰及定武節度使孟玄喆等留屯定州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南得以便宜

從事 上謂諸將曰契丹必來寇邊當會兵設伏夾擊之可大捷也是日 車駕發定州 辛卯次鎮州 丙申次邢州 乙巳 車駕至自范陽 初議伐北漢宰相盧多遜言西蜀

遠險多虞若 車駕親征當先以腹心重臣鎮撫之則無後憂給事中程羽潘卽舊僚并知新都縣及興州興元府有能

名 上即命羽知益州及 上駐大石縣獲群盜送府獄已具會有朝旨彊盜未再犯免死送闕下蓋用武之際急於

壯勇之士也法吏援勅以請羽曰人之惡憚於始為姦凶聞是令皆將輕犯亂不可制矣判曰鑿輅省巡江山遐僻不除凶惡

曷靜方隅並付本縣處死磔於市即論奏其事於是迄羽去無盜賊羽之在新都州遣牙校至見羽禮慢不數歲羽領州

任人為校懼羽至則擢校統戍守塞塞其才可任也 初劉繼業為繼

中書令

守信失律實正史部不詳所以班師始也此耳當考

初劉繼業為繼

石守信從征范陽督前軍失律壬子責授崇信軍節度使兼

元扞太原城東南而頗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

戰 上素知其勇欲生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

遣所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 上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尋授左領軍衛大將軍丁巳以業

程羽祠堂記羽知益州在二年五月今附見車駕還自范陽後

此據程



為鄭州防禦使據國文揚業傳乃云孤壘甚危業勸其主

之喜甚遂以為領軍大將軍師還乃除鄭州防禦使制

戰盡力一心無渝疾風驟搖迅雷周變知金湯之不保慮王

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質請命忠於所事善自為謀與九國

揚業也若業勸降則當與繼工俱出降者但馬峯一人耳非

然當時制辭不應使失事實又疑制辭意有所在故特云耳

今但從九國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

知上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其

事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

於是德昭乘間入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

昭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宮中不敢帶德昭

因入茶酒閣拒戶取割果刀自刎上聞之驚悔往抱其尸

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諡曰懿此據司馬光記聞

肥猪肉因而遇疾不起今不取是月以贊善大夫韋實等十五人為諸鎮節

度判官實等太平興國初擢第即通判諸州至是受代還朝

上以兩使判官得資者尤鮮故多闕員乃以實等為之且令

繇歷觀其佐治之才也秩滿並復以通籍處焉九月乙酉

命內衣庫使張紹勅南作坊副使李神祐等率兵屯定州初

劉繼元降之明日左拾遺大名宋白獻平晉頌上夜召至

行宮褒慰且曰俟還京授爾書命之職丙戌與右補闕郭贇

並為中書舍人戊子詔改京城內外二十五門名丁亥

初置皇子侍讀以左贊善大夫楊可法為之仍賜五品服帶

銀勒馬銀五百兩錢五十萬尋遷右補闕仍侍讀庚寅戶

部郎中侯陟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此癸巳

嘉州言夾江縣弱馮鎮民王詣得玄石二皆有丹文其一云

君王萬萬歲其一云趙二十帝緘其石來獻契丹大入

寇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浚儀劉延翰帥眾禦之先陣於

除河崔彥進潛師出黑蘆堤北緣長城口街放躡虜後李漢



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 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大軍次滿城虜騎全至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堦之東西亘野不見其尾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鬪志延進謂翰等曰 主上委吾等邊事冀期於克敵耳今虜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翰等猶以擅改詔旨為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以預料為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翰等意始決於是分為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大破之虜眾崩潰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追奔至逐城斬首萬餘級獲馬千餘疋生禽酋長三人俘老幼三萬口及兵器軍帳羊畜甚眾冬十月庚午捷書聞手詔褒之 乙亥齊王入美

二十一

八

進封秦王宰相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樞密使曹彬兼侍中文武官預平太原者皆遷秩有差初行賞功之典也 此據實錄而田錫於六年九月上章備云平晉之功未賞不知何也當考

馬軍都虞候保順節度使米信親族多在塞外時兄之子金自朔州挺身來歸 上召見厚加慰撫遣金乘傳詣代州伺

間迎致其親屬發勁卒護送之既而金宿留踰年虜境斥候嚴終不能得信慷慨曰我聞忠孝不兩立受恩遇至重方思殺身報國安能復顧親戚哉北望號慟以訣戒子姪勿復為言 十一月辛卯以建州邵武縣為邵武軍己亥以河北轉運

使高繼申為河北南路都轉運使鴻臚寺丞王在田為陸路轉運判官 按繼申知大

傳云都轉運使之名目始事在端拱元年十月據實錄則高繼申於太平興國四年十一月已為之必有一誤始有以政編考會要云太平興國初分河北南路雍熙中又分為東西後併焉分為南路或自此始當檢詳 辛丑

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寇鈔邊境刑部郎中許仲宣為西川



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其逆順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在職踰  
三歲會有言仲宣當江表用兵時乾沒官錢者是月召還令  
御史臺盡索財計簿鈎校歲餘卒無欺隱乃以仲宣為嶺南  
轉運使仲宣有心計能辦大事江表用兵軍中須索百端仲  
宣皆豫儲畜無闕曹彬怪之夜攻城固取陶器數萬事分給  
攻城卒然燈自炤仲宣已預料置賀數付之他物類此先  
是詔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  
得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疋本志載市馬事在與國四年  
校正月即出師恐在四年以前矣實錄別本載趙守倫市馬數在四年十一月乙巳  
前今因之蓋市馬前此矣及此乃上其所得之數也十

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為司理院令於  
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為之秩滿免選赴集又  
置判官一員委諸州於牙校中擇有幹局曉法律高背者為  
之給以月俸如舊馬步判官之例秩滿上其殿最以定黜陟

有踰濫者坐長吏而下司理判官連坐別本實錄在六年  
年十月庚午今從本志并書之尋又

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鞠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蔽  
匿不舉者罪之雍熙二年八月庚辰  
詔或即此也更詳之是歲命有司取國初以

來敕條纂為太平興國編敕十五卷行于世契丹主明記  
改元曰乾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下



太平興國五年春正月 國初但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  
 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  
 復孳息 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舊舊馬務四以為放牧  
 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廐之馬始備 上既  
 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疋國  
 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右左各二  
 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  
 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改崇儀使實錄在甲申今從本紀并書之 庚寅以禮部  
 侍郎程羽為文明殿學士序立於樞密副使之下文明殿學  
 士即端明殿學士也國初雖改殿名而學士領職如故於是  
 并改焉文明殿學士自羽始 二月丙午京西轉運使程能

五之十一

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糶諸分等慮有不均欲墜下諸路轉  
 運司差官定為九等上四等戶令充役下五等戶並與免詔  
 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 諸州馬多死殿直李諤

坐監牧許州盜官殺二百五十碩馬死者千五百疋械繫送  
 闕下甲子并內侍梁守忠及主吏三人悉斬於市 三月先

是令有司詳定打球儀戊子始用其儀召群臣會鞠於大明  
 殿 上獲多筭 閏三月甲寅 上御講武殿覆試權知貢

舉程羽等所奏合格進士得銅山蘇易簡以下百一十九人  
 又得諸科五百三十三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

座之制進士第一等授將作監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評事  
 知令錄事諸科授初等職事及判司簿尉時劉昌言顏明遠

明遠是毗陵張觀直黃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  
 里未見毗陵張觀直黃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  
 上惜科第不與特授近藩掌書記唐有勅賜毅以表特恩開



寶以來御試中第一者皆稱之其文臣有不由科第者或因  
獻文別試以救賜進士及第或賜御前進士及第又有同進  
士及進士出身之日其後復賜史進士及第仍附是年第一  
等進士之下 歸義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祿自稱權  
節兵馬留後遣使修貢夏四月丁丑詔贈元忠燉煌郡王授  
延祿歸義節度使又以其弟延晟為瓜州刺史延瑞為牙內  
都虞候母封秦國太夫人妻封隴西郡夫人遣供奉官盧襲  
使交州時丁璉及其父部領皆死璉弟璿尚幼歸璿節度行  
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因而相黨甚盛漸不可  
制劫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揔其衆 會要及本傳皆云  
始有弒俊意劫交州之師蓋侯仁寶發  
其端恐此亦緣歸之警耳今不取 有趙國昌者求應百篇  
舉癸未 上親試之出雜題二十字令各賦五篇篇八句求  
至日旰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 上以此科久廢特賜及第

二十一

二

以勸來者仍詔有司自今應百篇舉約此為題 戊子襄州  
言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詔旌表門閭巨源  
嘗習刑名書特賜明法及第 詔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故  
城 是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獻曰金三百斤為謝 五  
月丁卯作端拱樓育巳亥以汴汭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  
縣主簿白鹿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僭竊時  
割善田數十頃歲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授以他  
官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辭  
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矣 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寶因其  
父益居洛陽有大第良田優游自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  
之妹也普為宰相仁寶得分一司西京靈多遜與普有隙因  
白 上以仁寶知邕州 按實錄開寶六年四月辛丑詔益  
使江南後一月辛亥仁寶知邕州 凡九年不得伐仁寶恐因  
多遜未及也傳詳多遜參政即命



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奏其狀庶得詳悉疏至上大喜令馳驛召未發多遜遠奏曰交趾內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擊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寶必泄其謀竊寇知之阻山海預為備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其事選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易於摧枯拉朽也 上以為然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郝守濬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閣門祗候王僕為廉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討庾戌全與等入辭命引進使梁迥餞行營將士於玉津園湜琰之子也 濟州言金鄉縣民李延家自唐武德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世世結廬守墳墓或父母病截指割股刺血書佛經詔旌其門賜以粟帛

二一

三

八月甲戌鄉貢進士孟瑜為固始縣主簿瑜長沙人嘗著野史三十卷石熙載之在湖南待瑜甚厚至是來獻所著書熙載為言於上故有是命 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稱制免筭既至厚結執事者悉官市之多取其直 上怒以三司副使范旻戶部判官杜載志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上貴市竹木入官端為秦王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已丑旻房州載歸州端商州皆為司戶參軍因詔自今文武職官不得輒入三司公署及不得以書札往來請託公事門吏謹察之違者以告 戊戌幸錢俶第視疾

賜俶銀萬兩絹萬疋錢百萬金器千兩又賜淑子惟濬惟治銀各萬兩 九月甲辰史館上 大祖實錄五十卷 詔有



司徧告百官凡遇朝會皆務恭虔每內殿起居日即須蹶蹠趨門雍容就列稍不端謹便當劾奏之懲甄褻慢也 冬十月甲申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中元 上將巡北邊己丑詔自京師至雄州發民除道修頓 十一月庚子朔黎桓遣牙校江巨隍王紹作齋方物來貢仍為丁璿上表自言徇將吏軍民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真命時孫全興等出師既踰時 上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不報 丙午以秦王廷美為東京留守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從信副之己酉詔巡北邊 壬子發京師 癸丑關南言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餘級即以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為關南兵馬都部署 戊午駐蹕於大名府雄州言契丹皆遁去 開寶末右補闕竇偁為開封府判官與推官賈琰同事 上琰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常疾之

夏八

二十一

四

上與諸王宴射琰侍 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 上亦為之不樂因罷會白 太祖出偁為彰義節度判官至是 上思見偁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偁為比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偁因抗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為後圖 上悅其言及至自大名以偁為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也 十二月庚午宴從臣 甲戌畋近郊因以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袴時禁盜獵有衛士獲麋羶違令當死 上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釋其罪 宴從臣於幄殿 丁丑以鄭州防禦使揚業領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知代州事業自鴈門之 契丹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諂書斥言其短 上皆不問封其書付業 上因契丹遁去遂欲進攻幽州戊寅以保靜節度使劉遇充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



部署睦州團練使田欽祚為都監威塞節度使曹翰充幽州東路行營壕寨兵馬都部署登州防禦使趙延溥為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扈蒙等事之可否昉等上奏曰虜微妖自古為寇乘秋犯塞往往有之一昨輒率羶腥來擾疆場陛下雄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患蠢茲醜類畏威而逃因而剪之易於拉朽况幽薊之壤以陷匪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衆吊一方後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荐偶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罷勞况今虜寇霄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震耀威容固足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舉伏望申戒羽衛旋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勅邊郡廣積軍儲講習武經繕修攻具竢府藏之充溢泊閭里之富宁暮歲之間用師

六十一

二十一

五

未晚 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

玉壺野史載太宗將薨魚陽李昉抗疏力諫其辭

頓切直與此不同野史又云昉居常奏事但雍容和婉此疏上士論駭伏後北伐果無成

太宗嘉之始厚賜之事亦與

正史不同今從正史

命曹翰部署修雄霸州平戎破虜乾寧等軍城

池開南河自雄州達莫州以通漕運築大堤捍水勢調役夫數萬人拒虜境伐木以給用遣五駿騎為斥候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煙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先是虜入寇必舉狼煙翰分遣人舉煙境上虜疑有伏即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負擔而還大濟用度數旬功畢召歸潁州 庚辰 車駕發大名府因校獵 乙酉至京師 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之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降臣即權知忻



州捕得契丹納米專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固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因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戎狄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由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

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士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戎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因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斂衽而至矣陛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群臣所聞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効相習已久至于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斂怨速尤無大于此伏望審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



之醜沙漠偷生之虜擒之與屈膝在術內爾國初以來犯  
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通州海門島皆有屯兵使  
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  
隸東北洲兩處悉官煮鹽是歲始令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  
之而沙門如故

續其口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一



太宗皇帝紀六

太平興國六年春正月乙巳詔曰百里之長字民之要官也  
 今縣邑廣而闕員多選曹拘以常調歷年未補非所以振淹  
 卹惠吾民也適變通方宜從新制其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  
 州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  
 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焉 丁卯令諸道轉運使察訪部內  
 官吏有履行著聞政術尤最及文學茂異者各舉一人 是  
 月遣使使郝守濬等分行河道抵于虜境皆疏導之又於清遠界  
 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由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此據河渠志  
 三交西北二百里地名固軍溪谷險絕虜之所保多由此入  
 寇潘美潛師襲之虜棄城遁軍使安慶以其族來降因積粟  
 屯兵守之自是虜不敢侵軼邊民以安安慶來降實錄無之據潘美行狀及六年六月

六月十一

正月事今正月天徐慶國純繫之四年八月癸亥又云三交口即固軍溪也

二月癸丑詔曰古

者懋建庶官分治百職考其幽明之狀以申黜陟之典今則  
 無聞焉故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  
 而主司不能彰明臧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間非所以副  
 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循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為勞績其  
 殿犯無有所隱 丁酉令群臣居喪被詔復者須卒哭朝謁  
 其俸料自詔下日給之 國初以供奉官殿直承旨為三班  
 隸宣徽院三班多貴族子弟豪縱僥倖未立程準而奉使者  
 多訐勞逸不均是月始命御厨副使洛陽楊守素等點檢二  
 班公事權以內客省使聽事為高擢其名籍差定其職任而  
 考其殿最焉此據會要及楊守一傳也實錄於雍熙四年一  
 月庚辰書詔置三班院以蔚進掌其事然後書  
三班訐勞逸不均蓋誤也 三月己酉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芳  
 卒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康惠 癸丑詔曰峽路



轉運使言知渝州路

憲知開州郟士堯知達州張元等弛

慢不治並已衝替宜令諸路轉運使察部下官吏有罷軟不勝  
任怠惰不親事及瀆貨擾民者條其事狀以聞當遣使按鞫  
其清白自守幹苟不苛亦以名聞必加殊獎 交州行營言  
破賊軍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  
甲鎧以萬計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  
七十日以竦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  
多羅村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  
為所害有二敗卒先至邑市奪民錢轉運使周渭捕斬之後  
至者悉令解甲以入民乃安時諸軍冒炎瘴又多死者轉運  
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  
庫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埃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廣  
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劾澄等會王傑病死

六十一

二十二

一

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徵全興等下獄全興伏誅陳欽祚郝守濬

崔亮皆責授團練副使欽祚慶州濬磁州亮嵐州贈仁寶工部侍郎

官其二子

孫全興伏誅陳欽祚等責降實錄在十一月丁巳  
侯仁寶贈官在明年二月庚寅獨不知戮劉澄等

是向月日今并書于此

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旁緣為姦逮

捕證左滋蔓踰年而獄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

即決之 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

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決者無過三日

三限別本

實錄繫之五月丙辰今從本志

又詔囚當訊掠則集官屬同問勿委胥吏

榜決

別本實錄在四月丁丑今從志附三限後

夏五月癸丑令內侍省細仗內

先衣黃者並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為白衣選人 六月甲

戌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居正風度

瓌偉操行方正為相任寬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其妻

悍妬不生育惟吉其養子也有勇力不習文與沉繼宗等俱



拜官獨授諸衛將軍喜聲色交遊非類居正不能止於是

上臨其喪出涕其妻拜於喪側上存撫數四素知惟吉之

行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

伏喪側聞之驚懼愧赧不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素與交遊

者居喪甚得禮既而多延接賢士大夫亦稍涉獵書史上

知其修飾故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累遷左千牛衛大將軍

遭母喪故事卒哭當起復惟吉懇求終制優詔不許時論異

之秋七月上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渤海王詔書令發

兵以應王師其略云聞爾國本是大藩近年頗為契丹所制

爾迫於兇醜屈膝事之讒慝滋多誅求無已雖欲報怨力且

不能所宜盡出族帳一助予攻取俟其剪滅當行封賞幽薊

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以相與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壬寅以左拾遺直史館田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

使錫因入辭直進封事曰臣職在箴規理難循默

敢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惟陛下留神察之夫賞

不踰時國之令典頃歲王師薄伐克平太原未賞軍功逮茲

二載今范陽堅壁切據疆封樵鬻荐居不修朝聘若煩再駕

固當用兵雖稟宸謀必資武力願陛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

平晉之功而賞之則駕馭戎臣莫茲為重此要機之一也

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

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臣嘗讀韓詩外傳周成王時

越裳九譯來貢周公問之曰本國天無迅風疾雨海不揚波

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盍往朝之是知不必加兵自然內

附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

度之廣愛人惜力無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無略內以勤遠

六十七子

三十二

三

年十月乙亥已行太原之賞錫今猶以為言或者賞未徧及故也

按四



亟詔執事竟其靈誅又何必最爾蠻陬勞於震怒此大體之一也按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在不便者小則上封大則廷爭給事中職在封駁詔書封謂封還不行駁謂駁正所失起居郎舍人立赤墀之上記錄言動即古左右史之任也邇來諫官發職制詔有所未當給事中不敢封還駁正遺補亦不真直言其次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紀錄動聖朝美事或有所遺陛下德音或有不錄又御史不能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中書舍人典掌書命未聞訪之以事臣音實各有所蓄欲待頤問望因清燕召而詢求俾盡悃誠以觀器業又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伏讀去年九月丁未詔書戒勸百官並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糾察斯蓋復古道振朝綱然但見習儀未見舉職若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陛下擇才任之使各司其局

六

三二

四

此大體之二也今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恢崇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加又闢西苑廣御池雖周之靈囿漢之昆明未足為比唯尚書省前代所建湫隘尤甚郎曹無本局尚書無本廳官司相參無以區別至於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狹室蕭然具體而已禮部無貢院每貢士就試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欲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每於衢路頗見羈錮之荷以鐵枷不覺自駭按獄官令枷杻有長短鉗鎖有輕重尺寸斤兩並載刑書未有以鐵為枷者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人之五藏皆麗於背遂減徒刑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即賜詔書曰省所上書陳古諷今有犯無隱居獻替之地揚蹇諤之風尋繹久之深所嘉尚然邦國之事抑有由焉朕以交趾稱藩代修職貢昨聞賊臣篡奪害其主帥之



家聊舉師徒用申赴救非貪土地尋罷干戈京西閑田勢本  
窪下不可樹藝正為汚渚因而鑿池用停水潦戈舡習戰可  
威夷狄調役軍卒不煩農民髡鉗之刑前王所用比之剗刑  
蓋有等差朕以誅死之囚貸其斷頸之戮遂設斯法以全其  
生實免鈇質之誅且非炮烙之酷其餘申明經制皆是舊章  
方鬻承平漸期振舉覽茲獻納嘉乃忠勤自今有所見聞無  
辭獻替斷人在獨出自朕躬勉於盡規以副虛佇因賜錢五  
十萬或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悔以遠讒忌錫曰事君  
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耶至河北復驛書  
言邊事曰夫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動謂用兵靜謂持重應動  
而靜則養寇以生姦應靜而動則失時而敗事今北鄙繹騷  
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衿捕斬小勝為功起釁  
召戎實由此始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還所俘掠許通互  
之百

市使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不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前  
歲倭擾邊陲親迂革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穢狃來  
侵六龍夙駕胡羯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  
勞頓耗數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謹始戎族未亂無煩疆  
圖狄勢未衰何勞力取願考古道務恢遠猷示綏懷萬國之  
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又謂安危之理不  
可輕言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舍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  
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隱情  
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  
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眾徇無  
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  
得之無用夷狄遺種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卑秩下敢  
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又謂



利害相生變易不定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則聰以天下之目視則明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先知之神又謂取舍不可以有惑思慮不可以不精國家圖燕以來兵連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決其取舍無使曠日持久 丙午詔應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郭贄膳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滕中正戶部郎中雷德驤同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類能擬定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按前代常參官自一品皆曰京官其未常參止曰未常參官今謂常參曰朝官秘書郎而下未

常參者曰京官舊制京官有員數除授皆云替某官或云填見闕京官皆屬吏部每任三十月為滿歲校其考第罷任取解赴集國初以來有權知及通判諸州軍監臨物務官無定員月限既滿有司住給俸料而見釐務者申牒有司復支所釐之務罷則已但不常參除授皆出中書不復由吏部至是與朝官悉差遣院主之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

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

普遷太子太保正史實錄及百官表並不記太宗

所撰神道碑云既靜妖氣委覃爵賞蓋普從征晉陽以功遷秩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云三年郊祀後遷太子太保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

歸闕成婚禮未踰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切發 上召問普普

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 昭憲顧命及 先朝自愬之事 上於宮中訪



得普前所上章并金匱遂大感寤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  
人誰無過 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

為司徒兼侍中 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此 太宗盛德

具載 聖語實錄又云即日復相則恐未然正史稱未幾復

亦與正史不取 始 太祖傳位於 上昭憲顧命也或曰

昭憲及 太祖本意甚欲 上復傳之廷美而廷美將復傳

之德昭故 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恭授貴州防禦使實

稱皇子皆緣 昭憲及 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死德芳相

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 上嘗以傳國意訪

之趙普普曰 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復入相

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 王禹偁遺事云

也 友愛兄弟曠古未有萬幾之暇召普王秦三秦王 上弟

太宗乳母王氏所生非也其有旨哉及 皇子南陽王德昭

東平王德芳皆 上子也及皇姪公主等共宴 太后閣中

九 五十一 二十二 七

酒酣 上曰臣百年後傳位於晉王令晉王百年

後傳位於秦王 太后曰大喜曰吾父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

吾之志令晉王秦王起謝之既而 后謂二王曰陛下自布

衣事周室常以力戰圖功萬死而遇一生方致身為節度使

及受天命將逾一紀無日不征無月不戰歷盡艱危方成帝

業汝輩無勞安坐而承不緒豈不知辛乎久後各不得負陛

下吾不知秦王百年後將付何人秦王曰願立南陽王德昭

后又喜曰是矣是矣然則陛下有此意吾料之亦天意也他

日各不得踰踰者罪同大逆天必殛之 上又令皇子德昭

謝 太后太后又謂 上曰可與吾呼趙普來令以今以之

約以誓書與汝兄弟傳而收之仍令擇日告天地宗廟陛下

可以行之否 上即時如 太后旨召趙普入官令製文普

王禹偁

太宗

昭憲

太祖

德昭

德芳

德恭

德昭

德芳

德昭

德芳

德昭

德芳

德昭

德芳

德昭

德芳

德昭

德芳

德昭

德芳

德昭

德芳

德昭

德芳



祖宗盛德自著後世必知其誦矣又云廷美乃祖

母弟則於昭憲顧命時已辨之江休復嘉祐雜志云

宗濬陵各相去十數歲生與遺是日以樞密副使刑部侍郎

事畧同足明當時多有是說也

石熙載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用文資正官元樞密使自熙

載始也天禧三年十一月丁謂乾興元年七月錢惟演可考

仁宗實錄并會要亦帶詔中外文武官等自今或知民間

利病及時政得失並得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冬十月癸酉群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

孝凡三上乃許之庚辰詔自今下元節宜如上元並賜休假

三日著于令甲午蘇州言太一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

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

越分故令築宮以祀之十一月甲辰改武德司為皇城司

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

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

為耳目籍為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

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遷其官記聞與本傳畧不同今參取刪

庚戌親厚饗食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圓丘大赦御乾

元殿受冊尊號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

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

創以來具有彛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劉備

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癸

丑諸州長吏察部內民有輕薄無賴行於孝義貨鬻田業追

隨蒲博者深加勸誡之或聞義不服為惡務滋者條其姓名

以聞當置於法壬戌詔封太平宮神為翊聖將軍從道士

張守真之請也十二月癸酉詔諸州士庶家有藏醫書者

許送官願詣闕者令乘傳縣次續食第其卷數優賜錢帛及

二百卷以上者與出身已任官者增其秩壬辰詔中外官



不得以告身及南曲曆子質錢違者官爲取還不給元錢朝廷患官文書落規利之家故禁絕之先是諸州罪人皆錮送闕下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六七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彊官慮問若顯負沈屈則量罰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屬別竢朝旨齊賢又言刑獄繁簡乃治道強張之本于公陰德子孫則有興者况六合之廣能使獄無冤人豈不福流萬世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根窮爲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人令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曆委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部閱視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爲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勤究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長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與語多得其情僞江南人久益稱之



太宗皇帝紀七

太平興國七年春正月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罪 二月丙寅以江州星子縣為南康軍 以給事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陟明始 甲申改關南為高陽關 三月金明池水心殿成 上將泛舟往游或告秦王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切發若不果則詐稱病於府第候車駕臨省因作亂 上不忍暴其事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留守廷美每從南府入朝過學士院門見鎖院必令人隔罪問之孔日吏即白其姓名率以為常是日當直學士恐廷美問則難荅因大啓院門廷美過已乃復宿之 當檢學士姓名時李昉寇蒙徐鉉實 為學士 壬子賜秦王廷美襲衣通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

疋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 夏四月甲子以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贄並守本官參知政事 上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臣出於際會 二曰非也乃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爾 翰林副使楊守一為東上閣門使充樞密都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 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自琪始 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 上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當官 趙白秦府孔日官閻密小史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學士寇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滕中正雜治之多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 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官車早晏



駕盡心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  
意我亦願宮車早晏駕私遺多遜弓箭等多遜受之閻密初  
給事廷美左右 上即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橫不法言  
多指斥王繼勳廷美尤親信之嘗使求訪聲妓繼勳怙勢取  
貨贓汗狼藉樊德明素與趙白游處多遜因之以結廷美廷  
美又累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語閻  
懷忠嘗為廷美所遣詣淮海王俶求犀玉帶金酒器懷忠受  
俶私遺白金百兩鉅器綃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銀盃錦  
綵羊酒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璘營燕軍  
校至是皆伏罪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  
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呪咀大逆不道宜行誅  
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  
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閻密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

懷忠皆斬於都門之外籍入其家財

斬白等在丙戌今并書

多遜累世

墳墓在河內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  
赴貶所食於道妾逆旅有姬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  
姬固不知與語者多遜也多遜曰姬何自來乃居此姬頓蹙  
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  
事吾子不能從其意盧街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  
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  
盧相者蠹賢怙勢恣行不法無所避忌終當南竄幸未死問  
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瓊州遣牙將知崖州事輒求  
婚於多遜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卒與為婚 詔江南  
民私鑄錢及輕小錢頗亂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工錢須及  
四斤先蓄者悉送官 五月甲戌宰相趙普等以 上親決  
庶獄察見微隱相率稱賀 上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



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疑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請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為難事 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 陛下恤念生民每聞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癸丑詔諸州縣長吏今粟麥將登宜及時儲蓄其告諭鄉民常歲所入不得以食犬彘及多為酒醪嫁娶喪葬之具並從簡儉少年無賴輩相聚蒲博飲酒者隣里共捕送官 趙

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 丙辰廷美為涪陵縣公

房州安置 庚申詔禁投匿名書告人罪及作妖言誹謗惑眾者嚴捕之實於法其書所在焚之有告者賞以緡錢 詔京朝官出使所給印紙委本屬以實狀書不得增減功過阿

私罔上其關涉書考之官悉署姓名違者論其罪 六月初

上以字學訛舛欲刪正之學士少能通習或薦趙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唐相方慶之後書有家法乃召為衛尉寺丞

史館祇候令詳定篇韻在史館逾四年甲戌遷著作郎充翰林侍書 上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法為意諸家字跡洞

臻其妙嘗遣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 上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學書

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 貞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規益於

侍書待詔中絕無其比 先是舒州懷寧縣有老僧過民柯墓墓家率其墓訛萬歲山取寶僧以杖於占松下掘得黝石上刻

誌公記云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趙號二十一帝敬醮潛山九天司命真君社稷永安僧忽不見墓以石刻來獻於是



詔舒州修司命真君祠黃門綦政敏往督其役總成六百三十區號曰靈仙觀

綦政敏天禧二年三月有附傳不詳邑里

唐自元和已後不

復譯經江南始用兵之歲有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者至鄜州與河中梵學僧法進共譯經義始出無量壽壽勝二經

七佛贊法進筆受綴文知州王龜從潤色之遣法天法進獻經闕下 太祖召見慰勞賜以紫方袍法天請遊名山許之

上即位之五年又有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烏填曩國僧施護繼至法天聞天息災等至亦歸京師 上素崇尚

釋教即召見天息災等令閱乾德以來西域所獻梵夾天息災等皆曉華言 上遂有意翻譯因命內侍鄭守鈞就太平

興國寺建譯經院是月院成詔天息災等各譯一經以獻擇梵學僧常謹清沼等與法進同筆受綴文光祿卿湯悅兵部

員外郎張洎參詳潤色之內侍劉素為都監 秋七月癸卯

幸譯經院盡取禁中所藏梵夾令天息災等視藏錄所未載者翻譯之 八月涪陵縣公廷美既出居房州趙普恐李符

漏其言乃坐符府中用刑不當癸亥責符為寧國軍司馬冀州言南宮縣民王翰母喪明翰自抉目睛補之母目如故

九月 上以諸道進士猥雜或挾書假手僥倖得官所至多觸憲章欲徵革之甲寅詔所在貢舉等州自今長吏擇官考

試合格許薦送仍令禮部自今解貢舉人依吏部選人例每十人為保有行止踰違他人所告者同保並當連坐不得赴

舉 冬十月上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二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

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初有司言應天歷氣朔漸差詔

司天監王處訥等重加考定處訥別上新歷詔付大監集官



看詳會夏官正吳昭素徐榮董昭吉等各獻新歷處訥既卒  
听上歷遂不行於是遣內臣沈元應集本監官屬學士參校  
昭吉等三歷之疎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歷差誤昭素及  
瑩二歷以建隆癸亥以來二十四年氣朔驗之唯昭素歷氣  
朔稍均可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與元應等再集官及  
明歷術者重定象宗等言昭素歷法考驗無差可施之求久  
上乃自制歷序號乾元歷優賜昭素等束帛唐藩鎮皆置  
邸京師以大將領之謂之上都留後改為上都知進奏院五  
代已來支郡不隸藩鎮者聽自置邸隸藩鎮者則兼領焉國  
初緣舊制皆本州署人為進奏官其軍監場務轉運司則差  
知後官或副知掌之及支郡不復隸藩鎮遂各置邸而外州  
將吏多不願久住京師故長吏募京師或以親信為之最集  
右掖門外邸受制敕及諸司符牒將午則各還私居事頗稽

五十九十五

五十三

五

緩漏泄是月始令供奉官張文璨等簡閱進奏官副知等凡  
二百餘人得一百五十人並補進奏官每人掌二州或三州  
軍監事其不中選者為私名副知去知後之名置都進奏院  
於太內側近文璨等領之十二月戊寅權高麗國王治封

高麗國王命監察御史李巨源

巨源未見

著作佐郎直史館貽

慶奉使

上喜訪求辭學之士初得須城趙隣幾擢掌制誥

才數月卒

上歎其窮薄因問近臣誰可繼隣幾者楊守一

與貽慶有舊舅薦之由主簿召對令中書試文稱旨即命以  
官上知貽慶貧故使副巨源使高麗貽慶以母老辭乃留

不行詔國子博士雍丘孔維代之貽慶萊州人也高麗王治

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曰今

日復見中國夫子也

先是知桐廬縣太常寺太祝刁衍上

疏言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



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  
投斃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於務役最非其  
宜神臯勝地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處罪人  
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乃非行法用刑之所望自今御  
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點法具並付御史廷尉之  
獄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  
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劫盜亡命罪  
重者則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愚民昧於刑憲迫逼於衣食  
偶然為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此法如  
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其瑞矣 上覽疏  
甚說降詔褒答焉衍昇州人也初仕李煜直清輝殿閱中外  
章疏甚被親昵歸朝授太祝稱疾假滿落籍屏居輦下者數

契丹主 契丹主

歲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出仕因獻聖德頌乃復故官出宰  
桐廬凡七年不遷擢紳服其純澹夷雅多推尊之 契丹主

明記卒諡景宗孝成皇帝有子三人曰隆緒隆裕隆慶隆緒  
封梁王繼立號天輔皇帝尊母蕭氏為承天太后改大遼為  
大契丹隆緒才十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初蕭氏與樞密使

韓德讓通明記疾亟德讓將兵在外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  
帳白蕭氏易置大臣立隆緒遂以策立功為司徒政事令封  
楚王賜姓耶律改名隆運尋拜大丞相蕃漢樞密使南北面

行營都部署徙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讀於北斗下以賜之  
遷尚書令又徙封晉王賜不拜乘車上殿置護位百人護位  
惟國主得置之隆緒每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裕一問起

居望其帳即下車步入 本傳載明記死在三道入寇及息兵  
明記死 六宗因認息兵然皆不得其實今移見未死也或  
入寇在五月息兵却在十一月或戰明記死於三月未蓋因本



傳今  
不取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二十四

太宗皇帝紀八

太平興國八年春正月契丹主隆緒改元統和 壬戌 上

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涪陵縣公廷美之親母也

事見雍熙元年正月

兩京諸道州府貢士一萬二百六十人甲子命中書舍人宋

白等十人權知貢舉先是 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緣邊士

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超因

乘間以急變聞於 上亡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衆

心且適從塞 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曹公我

輩當餒死矣又巧誣以他事 上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

言救解 上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己卯以

東上閣門使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德超為北院使並兼

樞密副使顯初隸殿前為小吏性謹介不狎同輩不踐酒食

之肆 上愛之於是召顯謂曰卿世非儒門少罹兵亂必寡

學問今典掌萬機固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

顯曰讀此亦可免於面墻矣 大理寺丞孔承恭言儀制令

有亡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兩京諸道各於要

害處設木刻其字違者論如律庶可興禮讓而厚風俗甲申

詔行其言承恭河南人 三月癸亥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

司宋琪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始分三司為三部各置使

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王明為鹽鐵使左衛將軍陳從信為

度支使如京使郝正為戶部使正平遙人也 上嘗語宰相

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紜異同互有所說此固不為私事

但迭執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每以理開諭若帝王躁暴豈

能優容朕於目下務在將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能

各加任使奏對之際無不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峻折之



也宋琪曰人之才用罕有兼備陛下聰明照臨短長俱露或  
又初見天威內懷懾懼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畢其懇誠 先  
帝晚年稍傷嚴急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 已  
已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戶部員外郎  
王適著作佐郎姚坦國子博士邢昺等十人為之先是詔丞  
郎給諫以上官於常參官中舉年五十已上通經者備宮僚  
適等被舉坦昺皆濟陰人也 丙子 上御講武殿覆試禮  
部貢舉人擢進士長沙王止則而下百七十五人諸科五百  
一十六人並賜及第進士五十四人諸科百十七人同出身  
賜宴始就瓊林苑其後遂為定制登科記是年始分甲乙丙丁  
也 詔虔州歲市鉛錫六萬斤斤為錢二十九增六錢信州  
市鉛斤為錢十五增五錢饒州市炭秤為錢十增三錢從轉  
運使張齊賢之請也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曰 上面命曰江

左初平民間不便事一一條奏齊賢曰臣聞江南舊以錢為  
弊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而官責課頗受鞭撻此最不便  
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為朕密經營之初李  
氏歲鑄六萬貫自克復增冶匠然不過七萬貫常患銅及鉛  
錫之不给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釗歷指饒信虔州山谷  
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  
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三十萬凡用銅八十五萬  
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既  
下頗有言其妄者令中書召齊賢問訊齊賢詞甚確乃可之  
丁釗亦得復殿前承旨掌銅場或又言新法增鉛錫多者齊  
賢固引唐朝舊法為言始不能奪然唐求平錢法肉好周郭  
精妙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而稍為麤惡矣 夏四月 上  
嘗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贍數萬衆



無名科歛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  
自喜 又嘗謂趙普曰前代亂多治少皆繫帝王所爲朕撫  
御禹方固不能家至戶到但持其綱領行其正道以齊一之  
鄉者偏霸措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矣更竢五七年當盡  
減民租稅卿記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  
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閣門  
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丁未令閣  
門於朝辭日宣旨勗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爲戒初  
弭德超詣曹彬事戒明得樞密使及爲副使大失望官與柴  
禹錫同而禹錫先授班在其上故德超常怏怏一日詔王顯  
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綫詐大名位汝  
輩何人反居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爲我實恥之又大罵曰  
汝輩當斷頭我度 上無執守爲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

六

二十四

三

上怒命膳部郎中知雜御史滕中正即訊之德超具伏壬子  
德超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右拾遺直史館開封李韶德超壻  
也亦坐責爲殿中丞知丹徒縣德超始因李符及末琪之薦  
得事 上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任樞府屢稱其寃會德超  
敗 上惡其朋黨令徙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符白趙  
普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稍近瘴氣其毒至者  
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於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卒  
德超既敗 上悟曹彬無它待之愈厚臨朝累日不懌從容  
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循省內媿于心  
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  
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  
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 上由是釋然改講武殿爲崇政殿  
六月丙戌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邊珣卒珣彊方有吏幹



上方欲倚任甚嗟惜之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穆知  
開封府穆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屏迹權貴不  
敢干以私 上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 戊申以進士王卬  
則等十八人送中書門下特授大理評事知令錄事餘送流  
內銓並授判司簿尉未幾卬則等移通判諸州為簿尉者改  
試大理評事知令錄明年郊禮畢遷守大理評事 上因謂  
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志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材拔而用  
之庶使巖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每見布衣搢紳間  
有端雅為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為擇  
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 上又謂宰相  
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  
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郡承迎不暇豈能  
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群才各分任使有功有

過賞罰分明且 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  
偏識必須採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  
為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若  
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才以  
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然於采擇  
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賢謂觀過各於其黨不  
可不慎也 上然之 右金吾衛上將軍王彥超與文明殿  
學士李昉翰林學士宋白善先是昉白詣之時彥超年六十  
九謂昉白曰人言七十致仕出何書昉具告之故彥超遂託  
白草致仕表於是再上得請七月丁卯以太子太師致仕千  
牛衛上將軍許田吳虔裕時年已八十餘性簡率發言多輕  
肆嘗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  
人傳以為笑 中書舍人叅知政事郭贇飲酒過量遇入對



宿醒未解發言輕易 上怒辛未責授祕書少監尋出知荆南府俗尚淫祀屬久旱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悉命撤去投之江流不數日大雨 郭贄既貶中書惟趙普宋琪時普恩禮稍替將復命相廷臣獨工部尚書李昉宿舊 上欲用昉參知政事以琪先入當班列昉上庚辰琪加刑部尚書昉守本官參知政事 八月辛亥詔增周公謚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百字平謚七字為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字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上奏所增五十五字皆可用其沈約賀琛續廣謚請廢不行詔可 太祖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復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中書即委 廳宰相樞密院即委樞密直學士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奏樞

密院置內庭日曆自後因循闕廢史臣無憑撰集望今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曆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士輪次記錄送史館 上采其言辛亥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之時政記奏御自昉始也

會要云時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至景德元年始題云時政記

先是每歲運江

淮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率用官錢僦牽舡役夫頗為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與舟人俾自召募事良便既而舟數百艘留河津月餘不得去 上遣期門卒偵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科置皮革赤堊鉛錫蘇木等物守職藏者不即受故也 上大怒詔書切責度支使奪一月俸九月癸丑朔初置水陸路發運於京師以洛苑使許田王賓領濱州刺史與濡州刺史許昌裔同知水路發運軍器庫使領順州刺史王



繼昇駕部郎中劉蟠同知陸路發運凡一綱計幾舟每舟計  
所給挽船之直悉以附主綱吏令自產民勿復調發凡水陸  
舟車輦送官物及財貨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  
無滯矣 乙丑 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  
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今兩稅三限  
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躰朝旨自求課最次行檟撻督令辦  
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乃詔諸州長更察訪屬  
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凡政治善惡既書於吏部  
商曹督子仍別以其狀聞當申黜陟之又謂宰相曰民訴水  
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留不發州  
縣慮賦歛違期日行鞭笞民亦竢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  
勤卹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  
立限以遣之冬十月 上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

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在生誣謗朕於  
此道微究宗旨凡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  
獲利即釋氏所謂利他者也庶人無位縱或修行自若不過  
獨善一身如梁武捨身為寺家奴百官率錢收贖人布髮於  
地令乘門跋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見之甚為後代笑為君  
者撫育萬類皆如赤子無偏無黨各得其所豈非修行之道  
乎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於  
釋氏也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心聖  
智高遠洞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 上又謂宰相曰近日內  
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不畏謹朕患之不覺自喜日  
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飯一僧誦一經不知  
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為己每焚香推願民庶交輯不近  
理之事斷不為也大凡為君為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



北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  
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為鑒戒宋琪曰陛下勤儉于己勵  
精政務以百姓心為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 戊戌衛  
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  
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雋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  
孫德雍改幣吉惟吉魏懿王子也 太祖甚愛之視如已子  
故與諸叔聯名 上即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閣始改名焉已  
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休封韓王元雋封翼王  
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勝  
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朔以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  
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 上謂曰世  
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為飾喜怒  
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術勒

若馬無銜勒何以控御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  
平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  
曰盧與我厚不當爾於是 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為揮釋  
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 上由此益重之  
甲寅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王之上李昉宋琪等頓首請  
遵故事 上不許琪等又扣頭固辭久之 上曰宰相之任  
實總百揆與群官禮絕藩邸之設止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  
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琪等拜舞稱謝 上撰蓮  
華心輪回文偈頌十部二百五十卷回文圖十軸示近臣  
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戊午 上召見言契丹種  
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寨築城為備 上為宰相曰戎  
人以剽略為務乃修築城壘為自全之計耳曩者劉繼元盜  
據汾晉周世宗及 太祖皆親征不利朕決取之為世宗



太祖刷耻親禽繼元今日視之猶机上肉耳當其保堅城結  
北虜為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虜庭備知戎馬之數  
自晉末始彊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  
元緣邊諸郡頗有克捷以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  
須致討可坐待其滅亡久之 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  
邊來偵知虜中事自朝廷增修邊備虜人甚懼威虜軍王財  
吏盜官錢盡室奔入虜中至涿州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晉漢  
微弱邊陲無肅節之臣率張皇事勢以要恩寵為自利之計  
今之邊將皆朕所推擇咸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  
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以  
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保寨自絕南牧矣琪對曰  
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  
並立保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平定幽朔止於此數處

置戍可也况奚族是契丹世仇儻以恩信招懷之俾為外禦  
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己未太一宮成凡千一百區命張  
齊賢等共視之齊賢等言太一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貴者也  
請用齊天之禮殺其半又小損之 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  
殿 上賜普詩普捧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巨朽  
骨同葬泉下 上動容答之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  
大勳力朕布素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  
地俾之卧治因詩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睫宋琪對  
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  
來世得効犬馬之力臣既聞普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  
之分可謂盡善矣 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等侍側數視  
上袴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縷俱倒 上笑謂  
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澣濯頻所致耳 上因言此雖偏下已



甚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爲天下先也顯等拜舞稱謝  
壬申以翰林學士李穆呂蒙正李至並爲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爲右諫議大夫同簽署樞  
密院事至真定人沔齊州人也穆等對於玉華殿 上謂之  
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  
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茲獎擢推公也因思閭里間  
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眉壽朕與卿等焉得不日  
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耶穆等咸再拜謝 上又曰朕臨前  
書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則道合故事皆  
無隱言必可用朕厲精求治御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  
宜悉心言之斷在必行采訪外事條白於朕雖浮泛之說亦  
以聞也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則快快于心既  
列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蘊畜矣或所言不中程度

亦當共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久之尋  
繹唯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琪曰前  
代羣臣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鱗今陛下喻臣等以事無長  
短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方聖德也  
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庚辰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  
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曷日閱三卷恐聖躬疲  
倦 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此書千卷朕欲  
一年讀遍因思學者讀萬卷書亦不爲難耳尋改總類名曰  
御覽先是 上數召廷臣新安呂文仲丹陽吳淑無錫杜鎬  
等入禁中令讀古碑及文選江海諸賦於是命文仲以著作  
佐郎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  
湍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經書者以筆法湍以字  
學有孫景璠者本杭州水軍篆千字文爲五十餘體以獻



上善之詔取去黥文隸御書院宰相宋琪請授以官秩上  
曰爵祿朕非所措也顧此人面痕尚在豈稱冠帶乎琪固言  
之乃授國子書學博士此事不得其時今附見十二月上謂宰相

曰邇來場屋混淆頗聞有僧道還俗赴舉者此輩不能專一

科教可驗操履他日任官必非廉潔之士進士先須通經遵

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之道當下詔切戒之

甲辰令諸州禁還俗僧道赴舉進士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

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為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法書

墨義十道進士增試律義據本志增入實錄會要並闕之雍

熙二年又復貼經罷試律又詔諸道下第舉人依舊重請

文解不得準近例常赴貢部別本實錄在八月癸卯今并書丙午右補闕

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言逐盧多遜出趙普士其序略曰賊

臣多遜陰洩天政與孽弟廷美呪咀不道共造大難彊臣普

恃功貪大違理背正削廢大典架豪傑罪飾帝王之非榛賢

士之路使恩不大賚澤不廣洽頌復有逆遜投荒茲普昇外

等語上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旦詞意悖戾朕自擢置甲

科歷試外任所至悉無善狀知海州日為部下所訟獄已具

適會大赦朕錄其才而舍其過乃敢恣肯臆狂躁如此今朝

多君子日豈宜尚列侍從耶亟逐之去且下其頌史館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王祐等奏旦指斥大臣謗讟聖代下流訕上

宜加竄斥丁未責且為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戊申上

於禁中讀書自已至申始罷有蒼鶴飛上殿鳴吻逮掩卷而

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對曰上好學之感也昔有鶴雀銜

三鱸魚隊楊震講堂抑亦類此是月權知相州右補闕

直史館田錫上疏言筦推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  
頻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麪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



剩不詢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懸必責虧懸之過遞年比撲只  
管增加遞月較量不管欠折然國家軍兵數廣支用處多課  
利不得不如此徵收完推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  
莫甚於茲疏通殖貨之源未聞適變似不知止殊無定期今  
乞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其常數酒麴之利授以常規或偶有  
增加不可於增加上更求出剩或偶有虧折即不可令於出  
剩時補填且如州縣徵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  
則許之倚徵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所謂綸旨稍頻者君  
有居上之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  
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憂民  
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崇德殿受百僚之朝未日午於講  
武殿視萬機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或躬問縲囚或  
親觀戰馬自輓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搥鼓以聞者或詢彼冤  
六

誣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王之心  
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陛下何不移此  
勤勞而勞於求賢向不改此精專而專於選士諫官則實之  
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  
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乎官如是各  
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  
劉子取聖百官負注擬必須引見聽勅裁事若允當則既由  
宸衷事若未當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安用有司致陛  
下視事太勤憂民太過况宮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勿之  
班可以延佇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來囚繫或病革軍人  
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顏陛  
下則隨事指揮臨時與奪其間有驟承顧問上懼天威或偶  
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蹇訥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辯



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賜之恩澤或實以刑名然  
睿覽周通出令固無於枉濫而帝廷清肅終朝豈稱於喧囂  
加以條理事宜或傷類併施行詔勅送至稠重書曰臨下以  
簡又曰御衆以寬御衆不以寬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  
從令者少况帝王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乎必行設禁  
貴乎必止若令之無節奉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遵而止  
之者亦寡臣所謂網利太密既如彼綸旨稍頻又如此願陛  
下寬臣敢言之罪察而審之望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  
之臣復有未諭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二未諭者  
今內職諸司各有公署禁林近侍各有本廳中書是宰相視  
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廡置磨勘一  
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瞻言是職本屬  
考功豈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  
義

網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一也其次御史臺本不禁人  
今為繫囚之所大理寺舊來置獄今為檢格之司况授人之  
職者本貴多材鞫獄以情者自然無濫或諸侯有大過或百  
姓有深冤乃命臺官委為制使憲府之風規自別刑曹之按  
鞠無疑今則或搗鼓聞天虛詞詣闕多差殿直承旨使為制  
勘使臣殊非理公之才驟委鞫人之罪其間有未明推劾因  
致淹延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刻既臨以制書之命實乎縲紲  
之中人畏嚴威誰敢拒捍及當錄問皆伏疑詞雖罪至徒流  
必該申奏然按既圓備即據施行豈無陷於非辜豈無失於  
有罪虧陛下慈仁之旨損朝廷欽恤之恩此臣所謂未諭聖  
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至於文集或匹婦有貞廉之節  
野人有孝行之風尚旌彼門閭或賜之粟帛將以勵澆漓之俗  
亦以行風教之規修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立節今



國家官僚遠宦不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纒視事寧  
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諭聖意  
者三也河朔數州衙前軍將應宣命配來者多江南兩浙之  
人雖曾有赦文許令自便然各無去著猶係職名其間有不  
請衣糧只望差使設有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餓  
無食老小相聚東餓貧窮羈旅無圖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  
無用孰若捨之而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國家封疆其廣州  
縣至多令錄闕負據資勞而遷授簿尉兩任循歲月以除移  
其間廉吏雖多抑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  
者未有升聞旌酬弗及言乎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遍令  
申奏州有幾縣縣有幾負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  
者則不廉者自顯或就加獎飾或聊與轉遷則廉能者既有  
所歸猥濫者寧無自愧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  
四

四

十三

宜自親民之始此臣謂可言者二也疏入不報此據錫奏議  
年十二月十四日自相州入遷又據錫睦州所上疏言六年  
九月十三日上疏家詔獎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再上疏即不  
報其不報者是歲賜譯經院額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  
乃此疏也十人就院習梵學梵字從天息災等所請

